

常唸此經者將修得覷透菲華社會衆生百態之神通

# 博士經

(上卷)

塗一般 著



# 序

施春鴻

大約是去年的八月間，我很幸運讀到了塗一般先生《博土經》上卷的原稿，尤以「神州篇」兩章最引起我的興趣。讀後覺得這些與眾不同的作品，是我幾十年來閱讀過菲華文壇發行很多著作所僅見的。它不像某些許作者的風花雪月或鴛鴦蝴蝶式的自我飄飄然的所謂創作，還有某大作家連家庭旅遊的風景照片，再加幾句夫妻文字戲言也都付印發行，我讀後腦子裡沒有留下些兒好印象。

塗一般先生的作品，有獨特的風格。說實在的這幾年我早就成爲一個塗一般作品的忠誠讀者。他的每一篇文章我都詳細閱讀，我愛它那種幽默諷刺的筆調，就像我少年時讀魯迅和現今讀柏楊的作品一樣，不忍釋手。

其實我和塗一般先生素昧平生，而且年齡相差一大截。我們的往來起初只是文字之交，後來經過「讀與寫」的老編曉華先生的介紹才認識的，很快成爲忘年之交，又時用電話聯絡，或一起用餐。我很欣賞他不嫌棄我這寂寂無聞的老頭子。由於他的熱情使好像年輕了幾十年。有時我甚至懷疑他不是一個在海外土生土長的第三代，更奇怪的他對他的先輩的故鄉會那麼熱愛。自一九七七至現在，他爲「夠癮」單槍匹馬多次回到他

先輩的故鄉，在中國逗留的日子加起來，已不只是二百五十七天了，可見他對中國是何等的依戀。他說：要把十幾年來在中國的所見所聞寫出一篇篇文章在報上發表，但是所謂「愛之深，責之切」，他不作政治宣傳或歌頌豐功偉績，不寫祖國「江山如此多嬌」，因為太多人都寫過了！他要以一個土生土長的華裔的眼光去窺視中國社會的形形色色，更由於曾在深圳受到中國海關人員像審犯人似的盤詰，終於使他要睜開雙眼重新認識新中國，這是七八十年代所發生的事。可是這些旅遊文章總共十二篇，在某報連載時只刊登九篇就被該報的「愛國」大老闆腰斬了，大概是他們認為作者不明白「隱惡揚善」的中國幾千年來的謀略文化吧！

還有一九八六年，他回泉州過春節，聽見一位年紀不到二十歲的女孩子也學男孩子一樣粗言穢語，使他自問：「這就是鄉音嗎？是父母要我們去認同的鄉意嗎？」他不相信他的樸實忠厚的父母親會有這麼粗魯的同鄉，尤其是看起來是一些天真無邪的女孩子們，從她們的口竟然會說出那麼多不堪入耳的所謂「鄉音」！

他也曾經想去尋找中國好的一面，後來當他看到廈門的新機場，內心深為羨慕，海關和改革開放前全不一樣，他覺得「如入無人之境」，這就是向先進國家學習的禮儀，對旅客應有的態度。塗一般甚為公平地肯定了中國當今的進步！

廈門的機場宏偉的建築物內所有現代化設備和衛生條件，「引人心馳神往」，由廈門

機場連想到馬尼拉的國際機場，他說「我國人民應自慚形穢，早日醒悟，反思落後之因」，這裏的「我國」是指菲律賓，他並不因是菲國籍民，而拒絕承認菲國落後的一面。

但是改革開放所帶來的唯錢是「愛」的民風，可以從他和的士司機的對話和討價還價中看出來，父母親故鄉的人民和十多年前是多麼不同了！他也從「性騷擾之夜」領略到「寶島淫風飄大陸」，記起周恩來總理被西方記者故作刁難問到「中國有沒有娼妓」而堅定沉著答「有，在台灣」的趣事。如果周總理還活著而被問及同樣的話，一定回答不出來，因為中國現在已是「娼」盛繁榮了，在向昔日的台灣看齊有過之而無不及，和中國貨一樣，中國娼妓在世界市場已無孔不入！

後來作者在報上讀到五十八名中國人蛇慘死於英國多佛港的貨櫃裡的消息後，就寫了《中國富強背後的隱憂》，然而卻招來了某報的很多新僑作者的圍擊，說是侮辱他們的祖國，兩三月間共發表了三十幾篇人身攻擊的文章，這些新來的作者，不明白「愛之深，責之切」的道理，就一味用那種卑鄙可惡的手段對付塗一般先生。

我希望這本書的出版，能讓廣大讀者看清菲華社會的實際情況及操縱在其背後的一隻無形黑暗的手！

# 詩一首代序

汪德中

塗生

攜將舊劍下天山  
猶是當年塗一般  
知否這邊無稿費  
仍教好筆起江關

※載於菲律賓

《商報》「讀與寫」副刊

二〇〇三年三月卅一日

# 序

陳祖從

那一天塗一般「兄」突來電要我爲他的《博士經》上卷作序，我自認過去中文基礎還算可以，然而久未執筆筆都生鏽了，怎敢冒昧在塗兄著作前獻醜呢？再經三思，就他自己所介紹的：我曾是他的鄰居、又是同窗、又同曾是政治傻瓜，連加他頻頻在作品中提到「夜半跑醫」，不斷爲我做廣告，實在是盛情難却又 *Uring na loob*（欠他人情），只好厚着臉皮答應獻醜了！

對，塗兄的作品我幾乎每篇都看，這絕不是應酬話，有時太忙或出國忽略了，他會自動送一份給我補遺。塗兄意識主觀較強，但我的意見他非常珍惜，所以他寫什麼我總要忙裏偷閒一定看，然後說出我的看法。

以我們的交情之深，我無必要寫些客套話讚賞他那有目共睹的文采。由於《博士經》上卷涉及較多的中國情結，我只是想就塗兄政治思想轉變的心路歷程作一點簡要的分析。作爲精神科醫生，這樣做大概較適合我現時的社會角色吧！

很巧，這幾天正好買到《時代週刊》本年度冬季特刊，全本都是講中國的。在第七四頁一篇《回到上海》，提到一對姐妹。妹妹在五八年決定離開上海到香港定居。姐姐由

於是位熱血的共產青年團員而情願留在中國。在大陸時，姐姐有一次曾威脅向公安舉報妹妹，只因妹妹責問為何毛主席不必像他們一樣吃黑糙米。當妹妹在香港享盡了卅五年的榮華富貴，於九三年戴着滿身的鑽石珠寶回上海之際，兩人見面一時竟啞然以對。我們能期望姐姐說些什麼？曾經爲了是地主階級的後裔，姐姐在文革期間受過批判，她一生潔生自愛，循規蹈矩做個好黨員，卻落得肌瘦憔悴、一貧如洗？而妹妹一回到上海，每天都找朋友打麻將或逛舞廳，六十三歲老當益壯，竟能夠在上海重拾舊日風光，快樂逍遙。以現今大陸的價值觀來評估，孰是孰非，誰的路走得對呢？相信無形的失落感將給姐姐帶來很大的困擾。在這種情況下，你能怪有正義感的人憤怒嗎？你能怪塗一般不平而鳴嗎？

塗一般與我雖曾經也做過「政治傻瓜」，但究竟我們是土生土長於資本主義社會，司空見慣了這種社會醜陋的一面，不會有那位姐姐所感受到的那種尷尬的羞辱，不過我們非常理解那種感受，因爲我們也曾經對社會主義期望得很高，所以對於大陸近十幾年來的道德敗壞就感到不可適從！但願這只是社會制度轉型期的一種過度現象！

從這個實例我們可以看出塗一般對「祖國」滿懷牢騷的原因，其實在他潛意識中他是懷懷「祖國」的，不然他不會在《唐山的故事》中爲了找不到「第一次以中國人的身份環繞大陸登上萬里長城所穿過的那雙黑色已發霉的破皮鞋」而耿耿於懷。同時他的愛

憎觀念是極分明的，不然不會在《人蛇在機上》爲了那位天真被騙的瀋陽「同胞」的安危和前途牽掛至回家途中，這說明他對「好」的中國人還是會伸出援手的，雖然他對那些「壞」的極端的痛恨。他在《繁榮昌盛「龍」變「蛇」》的最後寫道：「我雖出生於菲律賓濱，畢竟仍屬中華民族支流的華族，任何中華民族在世界舞台上所遭受到的恥辱和創傷，便成了我的切膚之痛！」所以他要痛斥「人蛇問題」，這好像不是數典忘祖「反華」的人說的話？

塗一般生性嫉惡如仇，是非感非常強烈。反觀華社一些人士，在政黨變質後都同流合污了，少數是因鞠躬盡瘁的「愚忠」所使然，但多數爲利害關係而巴結。與之對照，塗一般不隨波逐流、不輕意受柄於人的性格反顯得難能可貴。

還好塗兄不用潑婦罵街的方式表達不滿，而每每以幽默的口吻明嘲暗諷，以精神病學家的立場道來，我認爲這樣做，比屈原自殺式的抗議更具正面啓發性，是比較健康的一種情緒發洩。正如自古以來流行於大陸的民謠或順口溜，無不也具同等的效果，此可讓滿懷積怨的老百姓 Let Off The Steam。其實這樣能夠減輕人民的暴力傾向，這就解釋塗兄的文章僅見諷刺而沒有辱罵了！他所有的脾「氣」在筆尖之下都昇華爲幽默，經懂得欣賞的人看後都轉化爲笑聲了！不過，諷刺是一定要得罪人的，還希望他以後格外小心，有時候「能饒人處且饒人」，凡事讓人三分吧！

至於筆戰，我不贊成一味抹煞爲無聊、無用或浪費時間。塗一般的《筆戰篇》所附錄的新移民作品可否代表新移民文化的精粹？是否反映現今中國人的素質與意識心態？這個還是讓見仁見智的讀者自己去判斷。不過，有一點是可以安然肯定的，即《筆戰篇》是九十年代的華社受到外來新移民文化沖擊的見證，此現象不單在華報上顯現，它對本土華人的商業、生活以及社會秩序產生了動盪性的影響。實質上，整本《博士經》上卷都是這方面的寫照，它記述了中國改革開放後菲華人與中國的恩怨情結和本土華人與新移民的矛盾。總而言之，《博士經》上卷的出版對菲華社會來說是有其歷史意義的！這是我個人的看法，不想因爲塗兄寫序而要求別人附和。「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尙冀「奇文共欣賞，疑義相與析」，只要我真的能找出時間跟大家「相與析」！

二〇〇二年十二月三十時

# 博士素描



強言智而慧，  
總是繭裡纏，  
不如智若愚。

難得塗一般

阿得



# 前言

塗一般

此《博士經》上卷是本博士從一九八八年至二〇〇一年在三家華報發表過的部份文章的結集。顯然，始於九八年在《商報》「讀與寫」副刊的「博士經」專欄寫的數量最多。次爲八八那一年一鼓作氣以不同筆名「逸翮」和「薛里生」寫了兩篇有關中國的具「爭論性」的漫長遊記，先後連載及一次登於《世界日報》，加上九四年開闢「信口岸」專欄，受《世界日報》王小姐在總理陳華嶽律師面前推荐酬以我每篇五百元的稿費，並先發制人要我這做「生意人」的不要嫌少。當時，不經索討而得酬金，我感謝都來不及了，哪會有嫌少之意。有時思潮澎湃，一揮半版一大版，根本不去計較稿費之多寡，尙樂此不疲地親自做校對及排版。這樣一來，總共也寫了廿多篇。不過爾後一萬兩千多塊的稿費卻要靠五年的「婉轉爭取」才到手，後捐給施振民紀念圖書館，想來也真夠意思！

另外，還有在《菲華日報》的零星投稿，篇數少，字量多，但也曾「激起過千丈浪花」，由此而結識好多的文「友」，邁進了是非百出的文人「聖地」！

想出書，等把一部份原文剪報拿去電腦排版，才估計到所有拙作打成後得上千頁，故不得不將之分爲上下兩卷。而每卷內的文章又以話題類聚成「篇」。現讀者手上拿着的

「上卷」，是匯編一切反映菲華社會百態的文集，很大部份涉及華社與中國的藕斷絲連的關係，所以較具政治爭論性。尤其是置於最後部的《筆戰篇》，實際上已是中國紅衛兵駕臨菲京華報點燃文革戰火，進行人身批鬥局面的再現！

顧名思義，之所謂《筆戰篇》，就不得不附錄近卅篇來自敵方的「砲彈」，以及十幾篇原不會相識的文友「自發的」支援文章，以便讀者對照一下雙方的文采和文格，也好讓過去只訂《世界日報》，沒有《商報》的讀者有機會作一次比較，明察哪一方是真正的擺事實、講道理；哪一邊是純粹攻擊人身的潑婦罵街！

文友王勇先生最近在為顏如華居士著作《心蓮慧花》作「跋」寫過一句很合我意的話，他說：「筆者向來鼓勵菲華作者出書為文學史存真，昨天的文字，可能是明天的歷史。」我想今天我是做到他鼓勵我們做的了。這本《博士經》內幾篇八十年代寫的一些事物都已成為歷史了！而近幾年來之拙作何況不是正為將來的歷史存真？「存真」兩個字其實是很有警惕性的。文人的白紙黑字將永遠逃不過時代及歷史的攝影機，也因此我會在《談「半仙」為何成「一般」》一文中的最末段向一些人許諾：「多謝他們為提高我的知名度而一陣兒筆耕不輟、疲於漫罵，讓我乘機樹立正面的形象，我着實為之感激涕零，此恩將沒齒難忘，永載菲華文壇史冊。後會有期了……。」今天慶幸能顧全信用，實現我的諾言。

有趣的是：許多不懂我個性的文友以爲我是不堪筆戰的「打擊」而休筆，迄今十五個月仍銷聲匿跡，殊不知這就叫「退步原來是向前」，我正在重拾整頓「戰利品」，埋首爲菲華文壇一個時代角落的歷史片段存真做準備工作！

今日出版《博士經》，對象不單是菲華讀者。筆者放眼中國兩岸三地以及東南亞各國，希望此部「經」能給各處華文讀者，尤其是欲對菲華近幾年來社會百態「進一步深入了解」者提供一些傳統「官腔文宣」或「應酬敷衍式」以外的另一層面寫真。爲了他們研究的方便，筆者特在每篇文章之後加「附注」，對某些菲語、閩南語、菲華俗語和菲華人物做點解釋及介紹。但有特殊幾個耐人尋味的「怪名詞」很難一語道破，請原諒。

順便一提，由于《博士經》上卷已過於巨重，尙有大約佔兩百多頁的章節，包括《宗教篇》、《文化篇》、《愛情篇》，只好放在較無「中國政治味道」的下卷了。然而因還未編好，話不敢說盡，可能仍有中國政治味道的文章要寫、得放進去。不過主觀願望是：以後想著重寫一些較反映華社與菲主流社會關係之論文，章節如《歷史篇》、《政治篇》、《融合篇》等。最理想是能夠將這方面的作品集中另出版一本專輯，看情況而定，「也許」不叫《博士經》了！

癸未正月十六是我「敬」愛的父親伍遠鏞逝世二十週年紀念日，此部《博士經》上卷就獻給他——一位「真正」的大漢沙文主義者！之所以說「真正」，是因他忠厚老實，

做人很守原則，從不做投機倒把的生意，就連做「中國人」也很認真。他雖把菲律賓人看作一無是處，爲此而常跟我發生爭論，然而他不像時下華社的眾多大漢沙文主義者，手捧菲國護照卻口喊中國萬歲。他真愛中國，至死不入菲籍，也沒有包過「番二奶」。至少他不虛偽，這就是他的可「敬」之處。

還有，筆者的漢文根基來自父親對中華文化的執著，他訓導我們不可數典忘祖，鼓勵我們回鄉探親認祖，暢遊中國大陸。我們，除了一人之外，都照做了！沒有父親當時要我們對中文把握好的嚴厲期望，今天肯定不可能有《博士經》的完成，所以飲水思源，此《博士經》上卷之奉獻對象非他莫屬，由此也表達了我對他的衷心感激與懷念，雖然他在世時我們的關係是「敬」多於「親」的！

有需特別聲明，我曾經在某幾篇拙作中附和過一些人的觀點，我認同的是他們「當時」的看法，並不示意他們必定言行一致。可能他們「有的」爲了利害關係，今日的所作所爲已跟以前的理念背道而馳，不再是我的同路人。希望讀者能對這點加以分辨和劃清！人心的善變與友情的「無常」是最難以掌握的！

最後得感謝施春鴻老前輩和陳祖從醫學博士爲我寫序。他倆跟我的緣起在「經」裏已被提及，此處不再詳述。不過很想讀者了解本博士不刻意請「名人」寫序。爲我寫序的兩人，一爲戰友，二爲老友。披肝瀝膽，志同道合爲首選條件，他倆是否社會名人

並不重要。尚有爲我設計封面及編排目錄的劉文龍先生，也是僑中時代的老級友，雖低調處世，但足智多謀，對華社乾坤瞭如指掌，是我們一伙梁山「土」漢的謀士，故別號「孫悟空明」。封面漫畫爲「華裔」年輕建築師兼漫畫家 Edison Ching Padilla，中名莊勳順所作。而博士素描爲多方多藝的華社專欄作者楊清得所畫。另還有那一位爲我趕時間打字排版的「極右派」小姐，很佩服她有忍受我的嘈嚇的能耐。沒有她的守口如瓶，《博士經》上卷今日的問世也將不會是突如其來的一則華社小「新」聞！

在重讀及編集《博士經》上卷期間，母親爲我抄生字，找辭典的那般投入的神情時又浮現於眼簾，九八年以前的所有文章她都看過，至今字裏行間仍閃爍着她慈祥賞識的眼光。好多話想跟她講，就全隨著思念的淚花飛濺成爲以下省略號的點滴……………

寫於寒舍二〇〇三年正月十五日夜半

### 補遺

承華社詩人老前輩汪德中先生贈詩一首，幸能趕在付印時轉載爲代序。

# 目 錄

序

(施春鴻)

-----

I

代序

(汪德中)

-----

IV

序

(陳祖從)

-----

V

博士素描

(楊清得)

-----

IX

前言

(塗一般)

-----

X

## 第一章：《自我篇》

《博士經》的由來

-----

二

「博士」變「博士」與華社「一言堂」

-----

八

談「半仙」爲何成「一般」

-----

十四

塗鴉「五不」(上)

二〇

塗鴉「五不」(下)

廿四

何處是我家

三〇

泉州的親情

三六

唐山的故事

四三

亡人節感言三則

五一

談「鬥雞性格」

五五

想當年是政治傻瓜一個

五九

## 第二章：《菲華篇(一)》

## ——社會百態——

我的毛病

六四

我愛上了賀詞

六九

讀者反映

七三